



红十字会救济队

[忆海拾珠]

七十余年前 目睹老济南救灾现场

□ 张世铭

处,位于商埠魏家庄树德里9号,济南律师公会院内。笔者跟着父辈去看望过灾民,院内东面的一排办公室,全部腾出作为灾民临时宿舍;灾民虽然席地而睡,但都能供给厚厚的被褥铺盖,并提供饮食;患病的灾民,还能就近到山东红十字会诊所免费就医。济南律师公会这处接待水灾的灾民收容所,刚刚完成接待任务,清理好环境,未等恢复办公室使用,就接到收容兵灾难民的新任务。

对此,《山东近代救济史》一书,也记载了那次整个救济兵灾难胞工作的始末:“水灾救济刚刚结束,兵灾又起。因日本侵略华北,河北静海、马厂、青县、沧州、东光一带难民大量涌入济南。从9月14日起,全鲁红联处分派各队长带领队员、夫役,开始招待过境难民,或供给食物,或给川资。截止到10月8日,共招待过境难民63973人。自10月9日至11月13日,共招待平津流亡学生842人。两项共计招待64815人。由于大量难民滞留济南,而省政府又不允许收容难民,经全鲁红联处总监理张星五与省政府磋商,最终允准红十字会设立临时难民收容所。自10月11日起,先后成立临时难民收容所39处,分所2处。至1938年3月31日遣送完毕止,共计收容难民39709人。另外,泰安、羊楼、范镇各队设收容所

18处,收容难民10445人。全鲁红联处各收容所收容之难民,俱由红十字会供给饮食,并备棉衣被等物,以资御寒。”

上世纪四十年代初,大观园商场接连发生两次火灾。民国三十年(1941年)5月15日,笔者曾经跟随红十字会救济队去过大观园火灾扑灭之后的现场。当时,大观园的商业布局,南半部称为内场,包括第一剧场、大观电影院、共和厅等;北半部则称外场,多为小店小摊。致灾原因,说法不一。其中一个说法是“发生在剧场上演《火烧红莲寺》之际”,火情蔓延到外场的所有店铺,墙倒屋塌,简直成了一片焦土。救济队寻找受灾的人家上门慰问,征询需要什么帮助,尽力开展救济。

此外,还听父辈讲述过“五三”惨案的救灾状况。上世纪二十年代末,北伐战争如火如荼,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侵略我国。1928年在济南发生震惊世界的“五三”惨案,日寇疯狂地杀害我国同胞,尸横街头,受伤的军民也多。当时,红十字会派出几支救济队抢救伤员,掩埋尸体。据当时的报刊报道:“1928年,日军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,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‘五三惨案’。事变发生后,济南红十字会派出救济队分别救护商埠和城内居民,救治受伤兵民、掩埋死者;并从东北运到红粮7000余包散放于贫民”;“此次事变共计收容伤兵民1200余名;治疗受伤的兵民约900名;掩埋死难兵民500余名;发放赈款12464元”;“又会同各团体与日军交涉营救被扣押的国民党军军长官,护送被难国民党军九百余人在青岛乘轮赴沪。济南分会还派员调查伤亡及房屋被焚之灾户,共发赈济洋一万余元”。

印记

【宽厚所街忆旧】

浙闽会馆的前世今生

□ 张机

黑虎泉西路23号是一座略显陈旧的古建筑,宽阔的大门上方悬挂的匾牌会提醒路人放慢脚步,这里就是老济南家喻户晓的浙闽会馆。

浙闽会馆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顾名思义是浙江、福建商人集资修建而成,对于它的前世记载虽然不多,可上世纪40年代初出生的我有幸目睹了浙闽会馆大门曾经开在宽厚所街的情景。

听老辈人讲,老济南的会馆有阳会馆和阴会馆之分。阳会馆可以接待商贾聚会、请戏班唱大戏,应酬结婚喜庆、老人寿诞等庆典娱乐活动;阴会馆则安排丧主停棺发丧祭奠等“白事”,所以民间也有“红会馆”、“白会馆”之说。当然有些会馆红白事可兼做。小时候听长辈讲过,我祖母的娘家人曾在江南会馆办过喜宴;另外我目睹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浙闽会馆公祭过一位逝世的省级领导干部,送葬的人车曾使周围交通一度中断。

从记事起,位于宽厚所街西头路南的浙闽会馆大门就始终紧闭,连本街居民也难有机会进入观瞻。济南解放初期,位于浙闽会馆斜对门的“金家大院”改作一所邮电干部培训学校,浙闽会馆就成了该校的食堂,一日三餐时间常见学员手持饭盒进入里面就餐。家住会馆附近的伙伴告诉我,每逢食堂给学员改善生活吃面条,食堂会把煮过面条的白面汤用大盆摆放到食堂门外,供邻居免费喝,那年代日子过得穷困,白面汤端回家泡上窝窝头,就着咸菜也算是一顿不错的饭了。有一年食堂失火,大伙纷纷拿着脸盆帮助救火,还惊动了消防队。因为这场火,会馆里木质结构的建筑损失惨重,大门更是被焚烧殆尽,从此浙闽会馆在宽厚所街的前门就用砖砌成了高墙,后来经过修缮,浙闽会馆大门改到南马道街。

自上世纪50年代起,浙闽会馆多次改作它用,这里大门紧闭也不挂任何牌子,周围居民私下得知这里曾做过内部招待所,由于对外没有挂牌外人无从知晓内幕。上世纪70年代以后,浙闽会馆挂上了“济南市汽车工业公司贸易中心”的牌子。后来经过重新修缮旧如新,大门外挂着“济南国资委老干部活动中心”和“济南老年大学国资委分校”两块牌子。

现在位于黑虎泉西路23号的浙闽会馆大门外有一对石狮,单层飞檐由灰筒瓦覆顶,门楼下两侧各有一个大型的木棂窗。据说里面保留了当年的大厅、门楼、过厅和带罩棚的戏台。大厅内抱柱上镌刻着“同是南人四座高风倾北海”、“来游东国两乡旧雨话西湖”的对联,此联是由清同治年间任济南知府的福建籍书法家龚易图撰写的。

有一次我鼓足勇气叩响大门,里面走出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师傅,当我倾诉想目睹一眼的期盼时,或许我的真诚感动了门卫师傅,他打开了大门特许我向里张望;大厅墙上挂满书法作品,我却注意到北边那一排带花格棂子的房屋和屋前空旷的大厅,还有那东西回廊紧密相连的南方井庭式木结构建筑……如今,唯独镌刻在门楼东墙上的济南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匾牌,默默地向世人印证着浙闽会馆厚重的人文历史。

游区、五鲁西灾区。除鲁西灾区不计外,共赈济灾民92822人,施放赈米58700斤,馒头锅饼等食物84100斤,十滴水等药品7800余瓶,救济丹1200余包。”

当时,由于担任山东红十字会会长的父辈,都是当地一些团体的负责人,有的灾民收容所也就应急设在和父辈有关的单位里。最早的一

□ 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
投稿邮箱:lixiaozuoxie@163.com

春暖花开

□ 李宗健

渍。接待室里,他静候着。其他前来应聘的人也陆续进入就座。

不久,屋里渐渐热闹起来,大家好像不是过来竞争,而是来参加洽谈会或者联谊会的。“我是应届毕业生。您呢?”“我之前在一家外企做部门主管,感觉这里更有发展空间,但愿能为国企多出力。”研究生嘴巴略微一撇:“名额就一个,今天来了不少呢,我都心虚了。”外企主管眉毛轻轻上挑,微笑一下,没再说什么。

“对个人经历和学历不做过多要求”,仇昇就是抱着这丝希望而来。可听到身边人的对话,再看看周围张张充满自信的面孔,他的心再次被绷得紧紧的。

八点整,一位中年男子笑嘻嘻地进门。“诸位,大家的简历我都仔细看过了,从特长来说,都是本公司急需的人才。咱们今天按抽签顺序面试,下面……”

话音未落,一个年轻小伙子忽然推门进来,他一脸凝重:“郝经理,借一步说话。”给大家致歉后,二人急匆匆出去。

透过虚掩的门,大家依稀听到郝经理急切的问话:“昨天行情不是还很好吗?”“刚得到的消息,亏损太大,严重影响到资金周转,不知道咱公司还能不能撑下去!”“老板怎么看?”小伙子的声音带着哭腔:“老板说不行就裁员。情况好转后谁愿意回来都行。如果破产,就对不起大家了。他正在调动剩余资金,把今年的工资提前发给员工,算是给大家个交代……”后面已经听不清楚,因为接待室的窃窃私语盖过了二人的对话。

几分钟后,郝经理进门,眼角布满血丝,“对不起各位。今天公司运营出了点紧

急状况,请少安毋躁,我们的面试继续进行。”

“哧,快破产了,还面试呢!”研究生小声嘟囔着,从郝经理身边侧过出门。

“我去打个电话,马上过来。”

“我去方便一下。”外企主管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,也跟着出了门。

大家自顾自地走了,没有人再回来。接待室只剩下仇昇一个人。

两分钟后,郝经理看到仇昇正在认真摆放凌乱的座椅,问了一句:“愿意留下来?”仇昇用力点点头:“善始善终,这样也是对您和企业的尊重。”

郝经理露出赞许的笑容,“那么,请你跟我过来见见总经理,交流一下。”“可我……”仇昇窘红了脸,那道伤疤又在脑海里折腾起来。

“小伙子,恭喜你,你正是我们需要的员工。加油吧!”郝经理笑哈哈地拍着仇昇的肩膀。仇昇这才明白过来,原来之前所谓的“公司的破产危机”不过是一场考验。

第二天清早,仇昇顺路买了晚报,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公文包。他一边继续前行一边想:“之前看到报上说,‘在这里总能找到你想要的工作’,嗯,不虚不虚!”